

人间物语

片羽

枇杷花开

| 黄佳伟 文 |

什么花迎霜傲雪？

腊梅，红梅。

绝大多数人一定会这样回答。没错。但还有一种花，虽然，它的外形、色彩与腊梅、红梅相比，毫无竞争力，生活中也没怎么听说它如何惹人喜爱，历史上更少有骚人墨客为它着迷、颠狂，为它赋诗、歌唱，但仔细品鉴起来，可谓着实自有一段风流。它，就是籍籍无名的枇杷花。

2020年12月底在宁参加会议期间，气温骤降10摄氏度以上，最低温度达零下6摄氏度，加上连夜的疾风冷雨劲雪，古城南京一下子成了冰天雪地。

何处飘来阵阵幽香？是花吗？天寒地冻，万木萧条，怎么会有花？！在会议驻地钟山宾馆院子里，我四处探望。莫非是枇杷？对了，一定是枇杷！我快速朝不远处的那一片碧绿的枇杷树走去。受了“我花开后百花杀”的误导，本以为菊花是“最后花”了，但我终于明白枇杷花开放得更晚。可惜，似乎没有人为它赋诗——枇杷花当然未曾以诗扬名。同样地，花开时分，每次在金匮公园散步，我的目光也未曾为那裹在锈色绒毛里的毫不引人注目的白色碎花稍作停留，更不曾为它可能有但未曾在意的花香作一次深呼吸，总之，我见过它，但从未留意过它。老实说，作为花，它并不美。也许，无论是相比于自身果，还是其他花，它生来就是要被忽视的花，所以，它选择了低调，甚至把花期推至冬天，仿佛自己把自己（又或许是大自然把她）放逐到春天的海角天涯。然而，这次，是异常的冷，意外的风，误入“藕花深处”的缘，把毫不起眼但的确凛然若花神的枇杷花，郑重地推送到了我眼前。

我惊讶了。尽管有一二厘米厚的白雪重重地覆压在头顶，但枇杷花姐妹们仍然簇拥着，微笑着，颤动着，在寒风中嬉戏，将冰雪之寒抛诸脑后。那是幽香之源，终将令百花歆羡。“冬去最后花”。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一句。

枇杷花走进了眼睛，走进了脑子，我又费思量了。我想到了它带来的最现实的“好”：“春来第一果”。每年5月，当许多树木的嫩叶还在春光里懵懂时，距离我家数十公里外的太湖东山枇杷，便早早地给世人带来鲜果了。星期天的小区门口，总有挑担的果农在静静地等待顾客。东山枇杷果肉柔软多汁，风味鲜美，它赶在了所有鲜果前头，它是那样地受欢迎。买了几斤往往还不过瘾，总

要约了三五好友去趟东山，这一年的枇杷“果事”才算了事。东山人喜爱种枇杷，除了地理气候因素，还因为枇杷具有生长快、结果早的特性：嫁接3—4年就开始结果，10年后进入盛果期，20—40年产量最高，直到70—100年才进入衰老期。

除鲜食外，枇杷还可制成罐头、蜜饯、果膏、果酒及饮料等，具有润肺、止咳、健胃、清热的功效。老家没有枇杷树，但枇杷罐头我是知道的。刚上大学时，家庭经济拮据，但每次开学时，没有经济收入的奶奶总要给我钱，这纯粹是从牙缝中省出来的。我不接受，奶奶就生气。放暑假回家时，我也总会从村口供销社买上一罐枇杷送给她。现在，枇杷当然是要吃多少就可以买多少，但奶奶早已过世，她这一辈子，我没有见她吃过新鲜枇杷。秋日养蓄，冬季开花，春来结实，夏初果熟，“果中独备四时之气”的枇杷养人，但枇杷不等人。

枇杷集果树与观赏木于一体，是城市绿化里的常见品种。近年来，经常在无锡的道路旁、公园里看见枇杷树，经冬不凋，亭亭如华盖。它虽不及香樟高大、桂花芬芳、松柏有名，但它毕竟名贵，否则，就难以进入老牌饭店钟山宾馆的深宅大院了。我家周边多枇杷树，宜兴老家来人见了，都很稀奇，并以认出枇杷树为荣。

枇杷之“好”，还有其药用价值，我称之为第二层次，最著名的就是川贝枇杷膏了。现代都市人善于自己制作川贝枇杷膏。先用干枇杷花和干枇杷叶煎煮出枇杷水，然后混合枇杷果肉浆以及老冰糖、川贝粉熬制即可。资料显示，晒干去毛后的枇杷叶有化痰止咳、和胃降气之效，枇杷花则具有疏风止咳、通鼻窍之效。

2021年春节气温偏高，城市里处处梅花绽放。看着那一树树傲然绽放的梅花，我又想到了枇杷花，想到了枇杷之“好”的第三层次。在我看来，她不因人类热捧青松翠柏寒梅、冷落自己而生半点怨气，照样在寒风中陶然开放；不因经历了霜雪风寒就自以为有了傲视众生的资本，照样热情满满地结出甜蜜多汁的果实；不因结果了就觉得功德圆满，照样献了这个献那个；不因奉献了花、叶就再也无所作为——转身，她又以美丽的身形来奉献人类社会。枇杷啊枇杷，你到底还有什么可以奉献的？一转眼，一个低调、执着、忘我的形象又徒然呈现。

“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你跟，或者不跟我/我的手就在你手里/不舍不弃/来我的怀里/或者/让我住进你的心里/默然 相爱/寂静 欢喜。”这是《班扎古鲁白玛的沉默》。你是在以诗的名义诠释同样沉默的枇杷树和枇杷花吗？一定是的，好诗总要引起共鸣，就如你所诠释的莲花生大士的话：“我从未离开信仰我的人，或甚至不信我的人，虽然他们看不见我，我的孩子们，将会永远永远受到我慈悲心的护卫”。

大士的话给诗人以灵感，枇杷花给我以启发。我应该感谢枇杷花，感谢钟山宾馆，就像滴成伊犁的林则徐应该感谢嘉峪关，否则，他怎么可能立马关前，放眼河山，纵临千古，挥笔写下《出嘉峪关感赋》呢？

迟桂花

| 蒋迎春 文 |

今年的桂花迟开了一月有余，也算是迟桂花了吧。桂花开放期本应在中秋节后，记得每年开学季亦即阳历9月初就闻得见满城甜香了，桂花从开至落亦近一个月，也称桂月。今秋10月上旬还未见桂花有开的迹象，以为是要错过了，自觉惋惜，似错过了大自然的育化赐予我们的厚礼。10月15日与友人去往临安，到了浙西大峡谷的住宿地，车停下来便闻见桂花的香气袭来，不禁大喜。那日天色阴晦，几株丹桂开在乡道旁，乡道下面就是峡谷。而我们中午吃饭的人家院子里，便长着一株几十年树龄的金桂，我们在树底下站立良久。吃过饭后几小时，天气骤变，风雨横斜，温度陡降，直至翌日仍是狂风暴雨，只能悻悻返回。不料回到宜兴，门前整排的桂花也都开了。雨天，香味是清淡了些。桂花到底是要小阳春般的暖阳照着，才能蒸腾出它如陈年老酒般醇厚馥郁的香气。采了几十朵搓碎涂在手上，沾带雨水的花瓣在手心中发着嫩嫩的清香，像是走了味的好酒。但到底是开了。

第二日，天色放晴，一天要去桂花树下几走回。见一位老妇人在采桂花，做桂花茶、桂花糕还是其他？今天也采了一些，放在碟子里，放一些在红茶里，桂花的香味便出来了。桂花也是许多食材的天然调味。人们尽情享受桂花带来的生之乐趣。总觉得这样的日子里头要有一二好友，在山中一棵老桂花树下喝茶。下午也好，可以负暄，可以远眺；入夜也好，穿上厚一点的衣服，可以闻香赏月，当然是要饮桂花酒的，闲散地聊些家常，不说话也清欢，闲悠而沉稳。白居易的“山寺月中寻桂子”这句诗写得真是好极了，一幅清幽旷远的画面，在心中被勾画出来，人的生命情调也凸显了出来。“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总要尽量多做些高兴的事情。

清代《清嘉录》有记载：“俗称岩桂为木犀，有早晚两种。在秋分节开者，曰早桂；在寒露节开者，曰晚桂。将花之时，必有数日麤热如溽暑，谓之木犀热。言蒸郁而始花也。”桂花别名有：岩桂、木犀、九里香等；有丹桂、金桂、银桂、四季桂之分。丹桂颜色橙黄艳丽，金桂香味浓郁色呈纯金，银桂味淡呈小米色。记得有一年冬季去富春江一带，夜晚到达酒店，从车中出来便闻到桂花味道。我们几人

四处寻找桂花树，是几株四季桂，当下的兴致更浓厚了。那晚也时常记起。香味这东西是会在人的记忆里储存很久的，有些甚至像是烙印般存在。

宜兴的瀛园有几株三四百年树龄的桂花树，有两棵已长成合抱之木。每年花开时节，会特意去。现在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人像是在香味中泅泳，到底是愉悦的。

说起桂花，便会想到郁达夫先生的短篇小说《迟桂花》，写得很动人。翁则生采办结婚用品时，在一家书店里发现了十余本旧日留学东洋时老同学郁先生的书，便用一整夜时间给他写了封长信，讲述了别后十余年他的经历。游学期间则生患结核病只能中断学业回家休养，去国之前则生的父亲已经作别人世，家道中落。则生病情也终于有所好转，便与一女子订下婚约，虽非则生所愿，却是母亲所喜。则生的妹妹莲性情纯良，健康明亮却因婚姻不幸寡居回娘家。郁先生收到信后便从沪赶往杭州会老同学。此后种种不赘述。则生家住四眼井上头，彼时那还是个山村。

摘录一段书中与桂花有关的文字：“原来这儿到这时候还有桂花？我在以桂花著名的满觉陇里，倒不曾看到，反而在这一块冷僻的山里面来闻吸浓香，这可也是奇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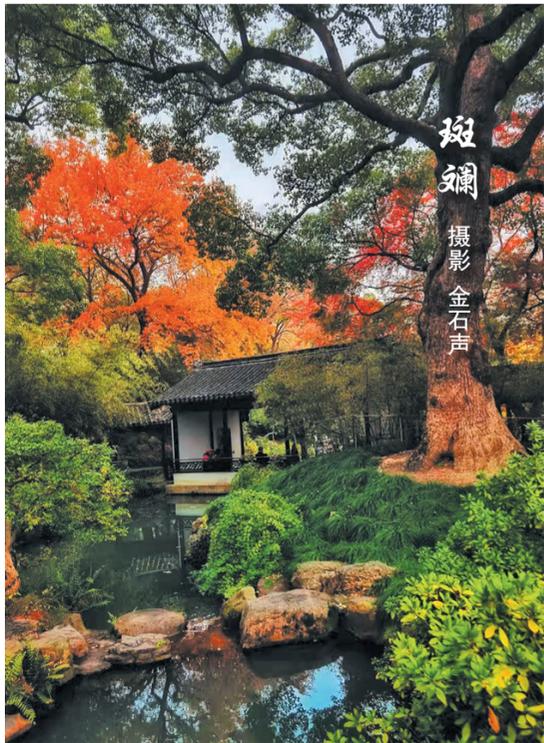
就这样郁先生独自在心中惊异着，闻吸着桂花香气，神思辽远。而则生家的空地里，屋前屋后都长满了桂花树，在澄明的秋阳里，郁先生远眺细嗅。那真是万般都好。

“这茶叶是我们自己制的，你说怎么样？”

“我并不在看茶叶，我只觉得这触鼻的桂花香气，实在可爱得很。”

“桂花吗？这茶叶里的还是第一次开的早桂，现在在开的迟桂花，才有味哩！因为开得迟，所以日子也经得久。”

今年桂花开后又把这篇小说重新细细读了一遍。有一种明朗与健康在里头，这篇小说一洗郁达夫早期小说的颓废苍凉。桂花年年开，愿每个艰辛的或顺遂的日子，人都能充满期待，充满发现。愿那些细微的美好能够滋养与温润我们。一个人若能在大自然中处处在发现美，拥有深刻的领略之心与悟力，在任何时候是不会丢失生命的。但愿今年的迟桂花，让我们的日子长久。



斑斓

摄影 金石声